

揚子法言增註

四五六

□ 13

3042

2

揚子法言卷之四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問神第五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司馬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

德仁義禮司馬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誤問神

或問神曰心司馬光曰神者莫如心請聞之曰潛天而

天司馬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宋咸曰心潛於地則知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



於人乎沉於事倫乎

宋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

然潛其心可盡見之沉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

敢問潛心于

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也

李軌曰達通也○宋咸曰

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達也

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聞耳

李軌曰其殆庶幾○宋咸曰聞當作問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具聖人之

體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

賢不肖其間不能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

義今註以庶幾為顏子神在所潛而已矣

李軌曰神軌

近聖人之意非謂矣

道不達潛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李軌曰天以神明光燭幽

明照曜四方人以潛心

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吳秘

曰天之神粹精也○司馬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

經緯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

李軌曰人

化無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能常操而存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

者其惟聖人乎

司馬光曰聖人操聖人存神索

至司馬光曰索山責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

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

司馬光曰大順

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以天者不為而自成入者為之然後成而同其際使之

無間隙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

龍蟠于泥蛭其肆矣

李軌曰惟聖知

也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

司馬光曰言君子曰時
必欲居大位乎

飛トキ則ナラ飛ツ時トキ潛カクレ則ナラ潛カクレ

李軌曰時可而
升シタ未ミ可カ而ニ潛カ

既飛且潛食

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

興^カ李軌曰飲食則
不^レ妄^ヲ有^シ形而不

可制也。○宋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

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爲蛇
 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吳祕曰旣飛
 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
 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司馬光曰宋吳本妄
 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
 而制也增食當作養字之誤也形顯也形字絕
 句夫龍之爲物時可飛時可潛則潛方其
 未可飛也深自遵養而與時共隱孰能制之周
 頌酌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曰聖人不制
 矣是用大德揚子之語本于此曰聖人不制
 則何爲乎姜里吳祕曰文王聖人也何以制曰
 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司馬光曰
 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
 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

提攜手ヲ不制ニ於人ノ之手ニ光謂フ手ハ謂フ爲人ノ所ニ隨テ人ノ左右ニ也○或曰經

可^キ損益^ニ歟^ス曰^ハ易始^ニ八^ニ卦^ニ而文王六十四^ニ其益可^ス

知也

吳秘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

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

詩書禮春秋或因

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

吳秘曰因舊文作序例刪

定筆削皆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

知也

司馬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

○或曰易損

其一雖愈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

不知

吳秘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以其知其闕者至書百篇僅存者二十九

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惜乎書序之不如易

也

司馬光曰序謂篇之次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司馬光

重之成六十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李

得○宋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

子無如之何言不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李軌曰

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吳秘曰秦皇燔

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藝文志劉向以中書切音義曰空缺也增漢書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

二十字者脫亦○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

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

司馬光曰噩五各切渾渾朴略

難知之貌，灝灝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誰乎？言不足以為書也。

○或問聖

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李軌曰：嫌五經之難解也。○吳祕曰：五經大而

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司馬

又切敷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俄

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郭曰：不

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

後世之訾訾也？司馬光曰：宋吳本，訾作闇，今從李本。書語巾切。訾，訾爭辨之貌。

謂學者爭論是非。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

狄牙能噉，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司馬光曰：噉，呼覽切。狄，儀

狄造酒者，牙易牙。瞽瞍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好聲，瞽瞍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

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好味，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

聖人不能止也。○增：瞽瞍，晉大師也，能默識音，狄牙，即易牙也。字典曰：狄與易通。按論衡：多作狄

牙，曰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又曰調和葵韭不俟狄牙，又曰師曠調音，

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淡味，又曰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斯俗，人投之

下，和佩服是也。噉，正字通曰：揚。○君子之言，幽

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

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司馬光曰：

難_明以_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

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增浩浩與皜皜同孟子曰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揚子之語本于此莫之禦謂無

能當之者而有增○面相之辭相適揅中心之所增不可尚之意

欲通諸人之嘽嘽者莫如言宋咸曰揅引也○

憤也○吳祕曰嘽嘽衆人善惡之聲○司馬光曰嘽音晉吳本作嘽增嘽當作嘽字之誤也嘽

又作嘿增彌綸天下之事紀久明遠著古昔之

皆皆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李軌曰皆皆目

所不增音珉彌綸縫合條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司馬

猶_光曰_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司馬光曰聲畫

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吳祕曰情動於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吳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渾渾順則便逆則

否者其唯川乎吳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

之則增○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

蔡之不若吳祕曰范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

言孔子不知增○司馬光曰不如范增曰聖人者范

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司馬光曰仲尼者為范

得為增○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

也

吳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

哉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

曰雜乎雜

○吳祕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人病以

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吳祕曰聖人雖多知皆歸于正書不

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司馬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

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

宋咸曰揚子著大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

陽參比一生三取其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

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

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

疑太玄不當

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司馬光曰仁義先王

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李軌曰童烏子雲之

而不秀子雲傷九齡而與我玄文

○華陽國志童烏育而不苗

鳥註雄子七歲預父玄文九歲卒

或曰玄何為

○聲下為仁

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

吳祕曰賢者而誰不為仁義何必玄

曰勿雜也而已矣

司馬光曰則象天地以人為紀異術無從而入

問經之難易

○聲下同曰存亡或不諭曰其人存

則易亡則艱

司馬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

未易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

吳祕曰春秋襄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司馬光曰如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

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

司馬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家已廢亡雖札亦

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

矣

司馬光曰監於一代曲為之制如秦之禮樂事為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

如秦之禮樂

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

司馬光曰秦訓笑三代之禮樂

屏而去之自為荀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難矣

○衣而

不裳未知其可也

李軌曰右上有無下猶有君而無臣

裳而不衣

未知其可也

吳祕曰權在臣不知有君

衣裳其順矣乎

吳祕曰上

衣下裳太順之道

○或問文曰訓

李軌曰問武曰克

馬

光曰克勝也

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

謂克

司馬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

○為之而

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

司馬光曰

鮮悉淺切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

矣

李軌曰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

必我知而

為之光亦小矣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

勢諸名卿可幾也

李軌曰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執政者也此義猶王孫賈

勸仲尼媚於竈也○司馬光曰幾音機下同幾
冀也增可幾名譽之可冀也言附勢於有名之
卿則其名亦顯矣猶蒼蠅
之附驥尾而致千里也
曰君子德名為幾馬司

光曰君子所冀者
德成而名顯耳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

也惡乎成名吳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
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

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司馬光曰惡音烏
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增

梁孝王武文帝子食四十餘城齊悼惠王肥高
帝子食七十餘城趙王如意高帝愛子蓋食不

下五十城楚元王交高帝弟食四十城揚子所
言大抵指此諸王也吳氏所引梁孝王武之外

三王並
不足稱
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平巖石之

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吳祕曰子真隱
居以德有名豈

其附勢於名卿哉阿平二年王鳳聘子真○或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或

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螳垤江河

之與行潦非難也李軌曰形彰於外視之易見
增太小大不相似故易知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李軌曰物形外顯人神內
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

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宋咸曰夫似者道小
機淺故易知○吳祕

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
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

泥之為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司馬光曰
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增為

當作焉字之誤也焉於虔切何也焉無難對上
文焉難也言大佞能參以似聖者何無難知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
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

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或問鄒

莊有取乎曰德則取德則否何謂德德曰言天

地人經德也否德也司馬光曰鄒衍抑淫侈以返

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德語君子不出

諸口司馬光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揚子法言卷之四終

揚子法言卷之五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問明第六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宋咸曰明哲之人逆遜于

不虞以保天命大雅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

不度謂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誤問明

或問明曰微著何足為明或曰微何如其明

也宋咸曰未論微義疑不為明曰微而見之明其

諄乎

吳秘曰諄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諄亂也○司馬光曰諄布內反增諄又訓乖近是揚子

解嘲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師古註諄乖也

○聰明其至矣乎

司馬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命可否人君得之為堯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

才之至美莫尚於此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司馬光曰

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聵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

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

匪天也夫

司馬光曰音義曰眩胡治切眩眩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增舊刻云從耳者今從彙函

○或問小每知

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

為不少矣

李軌曰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
吳秘曰

事甚多每知師之貴也知大知也
吳秘曰賢之豈皆師乎

者大知聖人之教○司馬光曰小知之師亦賤矣
司馬

光曰相雞狗奔基蹋鞠雖妙何足師乎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或曰亦有疾乎

司馬光曰問揚子曰亦有惡乎曰據我莖

而不食我實

增司馬光曰過古禾切據音隻拾也孟子盡心篇孔子曰過我門而

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蓋揚子轉用此語以喻戰國時君外尊孟

子而內疎其德也華文辭也實
德行也曰撫曰食亦喻言也
○或謂仲尼事

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司馬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

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

天病乎哉宋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

之有司馬光曰天日行一天樂天宋咸曰所以

窮聖樂聖歷聘不暇○或問鳥有鳳獸有麟

鳥獸皆可鳳麟乎司馬光曰言鳥獸不可為聖曰

群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吳祕曰形殊性別

豈羣人之於聖乎司馬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

去諸司馬光曰去丘葛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

之阢也司馬光曰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

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阢儒何異秦者

非斯乎投諸火吳祕曰阢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

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司馬光曰陶音

遙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增論

右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法言擬此為文言

揚子法言

卷之五

二

智者倣皐陶箕子之所為故以智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

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李軌曰精明

語曰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譬之宮牆賜之牆

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富得門者或

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謂子貢曰君

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

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

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也

於戲李本於音鳥戲火吳許宜二切觀書者違

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盛屬下章今從宋吳

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

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

致大不亦丕乎吳秘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革

夏以天不亦承乎吳秘曰革夏命以順乎天淵

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宋咸曰淵深也浸以

光大不亦懿乎宋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

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

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

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

之孫司馬光曰言顏淵冉伯牛伯牛非不知修

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曰以

其無避也

宋咸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者非其為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

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命乎命

乎

李軌曰自詒伊感○司馬光曰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

○吉人凶其吉

司馬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為凶也

凶司馬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

為吉○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

吳秘曰言時之難會也

也郭璞云辰亦時也君子競諸吳秘曰君子無所競必也為道亟於時也○譎

言敗俗司馬光曰譎音于妄言也妄言者譎好

敗則司馬光曰妄好非聖姑息敗德司馬光曰姑息休

也寡安鳩毒故敗德○增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註鄭康成曰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楊

慎曰尸子曰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姑婦女也息小兒也義疏曰姑息猶言姑婦所

謂婦人也君子謹於言吳秘曰非慎於好吳秘曰

則民○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李軌曰

力切亟紀○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

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

吳秘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司馬光曰聵

五怪及增晉語註生而聾曰聵按此一或問

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未

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

司馬光曰日治之

日衍字見賢通反

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司馬光曰故慕作慕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

子作弋者何慕宋衷註云慕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網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慕或為慕

誤也光謂鵠明遯集食其潔者矣宋咸曰遯行逆取曰遯

明當作鵠鵠南方神鳥似鳳言鵠鵠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吳祕曰鵠明

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遯行難也○鵠明之明下

篇及說文字典皆同而宋咸曰當作鵠鵠混公亦曰當作明朋及鵠皆古文鳳字也鳳鳥象形鳳

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明黨字愚謂說文載五方神鳥曰東方發明南方鵠明西方鵠明北

方幽昌中央鳳皇是似各有其義北方曰幽則南方當曰明故仍舊不改遯與吝通惜也前漢

王莽傳性實遯嗇是也遯集鳳鳥踰踰匪堯之吝於集也即翔而集之意

庭李軌曰踰踰者步趾之威儀也○吳祕曰堯則見非堯之庭乎○司馬光曰踰七羊切

書益稷鳥獸踰踰○亨龍潛升其貞利乎司馬光

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

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

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吳祕曰隱以正升

之通也○或問活身宋咸曰問何以身安生其身曰明哲吳祕曰

保其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

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吳祕曰君子所以貴而

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

也

宋咸曰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增衝昌容切按五百篇衝衝如也註司馬光曰心相逆

也

切○增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吳秘曰龔勝龔舍皆

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

迎勝不食而卒蜀莊沉冥吳秘曰莊遵字君平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冥蜀人也晦迹不仕故

曰沉○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司馬光曰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見賢遍切○增吳秘曰隱肆成都久幽也雖陪侯舉茲以旃不

亦寶乎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吾珍莊也居難

為也司馬光曰吾所以重莊以不慕由即夷矣

何幾欲之有

宋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司馬光

曰龜士街切貪也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耻有

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

哲堯儋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

司馬光曰儋與禪同禪戰切信

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

亦宜乎李軌曰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

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

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

聞而洗耳於河濱靈場之威宜夜矣乎吳秘

克刻通吳氏說是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日靈

壇鬼神之神威施於莫夜則見懷虛誕累久之說

施於庸常則見信

靈場猶靈壇也

○司馬光曰

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圖伴為神怪以示靈場之威，非暮夜則不可以欺人矣。愚猶暮夜，無實之言，唯思可欺耳。○朱鳥翔翔歸其肆矣。李軌曰：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宋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增

朱鳥，讀者多從宋咸註。淵鑑類函鳥部曰：鴈，法言謂之朱鳥，亦從宋咸說。但疑翔翔不似鴈飛，耳。翔，許緣切。說文：小飛也。按燕領下，毛赤，蓋指之。呼朱鳥也。猶螢首赤，夏小正謂之丹鳥。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吳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

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說自脫耳。○司馬光曰：說音稅。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

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司馬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說人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吳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

主之顏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諛譎無所不至。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吳祕曰：說以道

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已則何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司馬光曰：欲知

聖人之道，宜廣其德。問行曰：旁通厥德。司馬光曰：欲行聖

寡見第七

假言周于天地

李軌曰遐遠周偏○顏師古曰遐至也○增殷遐通對通言則李

軌說

贊于神明幽弘横度絕于通言

李奇曰理過於世人

之言也○司馬光曰絕于近言言去之遼邈也增度與渡通横度猶横行中庸舜好察通言

誤寡見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通言之聽假

則何焉

吳秘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

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何背也離騷曰何規矩而改錯○司馬光曰何彌克切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司馬光曰言學先王

之道者所在滿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吳秘

於市門不為少有策試選補故得已而不已者寡哉李軌曰夫

學者不獲已也後學者為官也得策試而好學者為已也為

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

是以慨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

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

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

道司馬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如小人

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增屈人從人○或問

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說事者莫辯乎書吳祕曰二帝之德三王說體

者莫辯乎禮增古凶軍賓嘉上下尊說志者莫

辯乎詩李軌曰在心為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司

理之是非捨斯辯亦小矣宋咸曰捨五春木

之芑兮援我手之鵲兮李軌曰春木芑然而生

似援手而進增類篇芑木始生貌鵲與諄通所

謂夫子諄諄焉善誘者也春木之芑兮援我手

之鵲兮去之五百歲其若存兮去之五百歲

其人若存兮吳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

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

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九十八

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

歲言五百歲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

者舉其成數吳祕曰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

何謂若存譊譊爭聲也○司馬光曰譊女交切

日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司馬光曰音

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之

無聖人已久矣故眾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

精之是在其中矣增是斯也二是字○或曰良

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

器吳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周禮曰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司馬光曰璵璠以諸切璠

易子法言

符表切增璵璠魯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之寶玉見左傳

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

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吳秘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

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

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曰若是則周公惑

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

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輦悅惡在老

不老也吳秘曰輦大帶也輦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

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輦悅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

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言但說

日若稽古三萬言○司馬光曰輦音盤輦音稅惡音烏輦悅已足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句華

多實少增吳氏所引班○或曰學者之說可約

邪李軌曰疾夫說學繁曰可約解科李軌曰言

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吳秘曰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增李軌可約絕句

近御是溫公解科詩書禮樂曰文行忠信曰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並古學科條也古○或曰君子聽

者之學惟務曉解此科條耳

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李軌曰亦聽荒乎淫佛

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李軌曰佛違也沉

之也佛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或問侍君子

以博乎博吳祕曰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

事博乎宋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

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

司馬光曰或曰不有博弈者乎宋咸曰謂君子

馬於虔切博弈之事乎○吳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

者賢於已乎吳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

賢乎已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論君子不

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

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宋咸曰言但患

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鷦明冲天不在六

翻乎吳祕曰翻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李軌曰

之翼以傅尸鳩不能○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

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司馬光曰天猶不

安得飽食終○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

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

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吳祕曰史記魏武

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司馬光曰惜起之用兵多尚狙詐不能○或問周寶九鼎寶乎吳祕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鼎成王定千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郊廓故為周寶司馬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司馬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宋之雖強大無足觀也則何以兼有天下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

闕以來未有秦也司馬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司馬光曰儒必言益人弱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吳祕曰奠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司馬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皇皇猶言卑卑廣大自得之貌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吳祕曰章章宜為悼悼蓋古通用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增言魯若用孔子者則無敵於天下也○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

無楫如航何

司馬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以喻國

世難航喻國航人

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

乎

司馬光曰奔壘謂馬驚逸

曰否或曰焉用智

李軌曰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曰用智於未

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增大當作天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

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

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

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

吳秘曰漢武以桑弘羊

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五

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

增昭曰以木渡水曰推師古曰步渡橋禁民酤釀

獨官置如道路設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推其

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

吳秘曰匡

旱卜式曰烹弘羊天乃大

○或曰因秦之法清

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

增清當作精

曰譬諸琴

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

吳秘

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

使夔因之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

可三以致和乎也韶舜樂也夔曰蕭韶九成鳳

皇來儀○司馬光曰調徒弔切言必應更張○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

增周書曰舉世

寒貂狐不亦燠乎

李軌曰貂狐之裘於體溫燠○吳祕曰舉世方寒服貂裘

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司馬光曰天

或曰

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

吳祕曰何必貂狐之為燠若用

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

亦可治矣○司馬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

民亦孰敢不從

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吳祕曰歎

非所謂燠也天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

亦不可以至矣李軌曰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

行之不可至○吳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

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

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司馬光曰

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獲之燕

而南之楚而北終不能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

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

操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二

又為文巧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

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宋咸曰言天地以

揚子法言卷之五終

此書而天賦靈秀而人出有諸
至湯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揚子法言卷之六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五百第八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師顏

古曰經常也范法也○司馬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群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 謨五百鄧展曰五百之常道增漢書範作范 歲聖人一出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增孟子曰由堯舜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五百歲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司馬光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司馬光曰同處湯孔子

數百歲而生司馬光曰湯上距周下距文因往

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相並後數百年始生

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

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

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吳秘曰聖人有以擬法天

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燾皆言聖之道也司馬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司馬光曰有曰焉詘乎曰

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吳秘曰南子衛靈公

也見於陽虎所不欲敬也吳秘曰陽虎陽貨為李

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為而讀

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吳秘曰不詘謂

對以俎豆之事司馬光曰陳直又切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

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宋咸曰信讀如屈

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

光曰信與仲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詘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

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

歟衆人曰於祿殖歟增殖蕃也長也○昔者齊魯有大

臣史失其名李軌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

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

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李軌曰高帝時叔孫通為秦常欲制

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吳祕曰叔孫通

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遷周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司馬光曰先生謂宿儒曰若

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

之國○司馬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邪曰

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

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已而從人則雖有

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吳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

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己志不隨莽改作也○司馬

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

也○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

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

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吳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司馬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司馬

順謂情彊其所劣司馬光曰彊其亮切劣謂彼所難能指其所能

宋咸曰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指余專切弃也衝衝如也司

不德故當指之增指余專切弃也馬逆闢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

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李軌曰欲知載道術

何所之詰○司馬光曰惡音烏曰之後世君子司馬光曰侯後

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乎司馬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

載以遺後世譬諸為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吳祕

利行一切之聖人愈鈍而後利吳祕曰初不苟

愈當作偷字之誤也偷他侯切苟且也吳宋二

註並解愈為苟亦知之也按管子形勢解偷得

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增關百聖而不慙增

韻關也蔽天地而不耻宋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

猶當也謂德當天地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司馬

吳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司馬光

曰為衆說郭增能言謂人也曲禮曰今人而無

乎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貴無敵富無倫利孰

大焉吳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

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李軌曰嫌孔子大

能用見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馬司

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曰愛日吳祕曰欲及

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故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

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

慝觀也宋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

而舞容幾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

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

祖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

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

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曰反

歌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曰夫

子罪我以群婢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

誤也雉噫歌數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

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

能飽食安坐慝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

道也○司馬光曰宋吳本雉噫者今從李本

無雉字正與政同慝一鹽反季桓子受齊女樂

不聽政亂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

觀其政亂民因邪故去之佗國增噫者宋吳本

知已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或曰君子愛日乎吳秘曰君

子必如夫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居司馬光曰仕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宋咸曰言不廢一語

而安得餘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吳秘曰孔

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

是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司馬光曰言聖人之言

譬如天運動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宋咸曰妄忘也天似

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增天安溫公註是但天妄

乎絕句非當讀天妄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

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

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司馬光曰目因日光然後

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

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吳秘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

而難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吳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

條使人治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

離司馬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

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吳秘曰庸用也老子

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增問明篇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蓋去諸吳祕註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此讀庸為用自相戾宜從前註

倉廩也取之如單增如讀仲尼神明也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李軌

日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也司馬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之餘貌

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司馬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

以人占天司馬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吳祕曰史之尤著者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

在星德隆則啓星星隆則啓德也司馬光曰啓影也影從形

者也德崇則星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

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司馬光曰治

不治者所聖人之言遠如天李軌曰天懸象

以爲天察聖人設教施賢人之言近如地李軌曰山川

得而龍璽其聲者其質玉乎司馬光曰璽音靈質美則

聲清德充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吳祕

則言善

曰矢放也增矢陳也虞書序皋陶言可聞而不矢其謨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司馬光曰周之人多行

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司馬光曰行

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周之士也貴

司馬光曰閑於秦之士也賤司馬光曰習於

禮樂故可貴秦之士也拘司馬光曰周

之士也肆司馬光曰優秦之士也拘司馬光曰

所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李軌曰載始也魄光

出於西而漸東滿司馬光曰魄當作朏明也

明始於西以漸變魄增魄月質也月質黑而無

光今就其生明而始既望則終魄于東增月之

知其質故曰載魄既望則終魄于東增月之

明盈矣因其明盈而知其全質之晦也及既望

則其明稍減終復本質而止故曰終魄揚子蓋

謂人臣之德得君而後顯人臣之功得君而後

成苟不得君則晦然爾因比人臣於月以諭之

故專指月之本質而言之載魄之魄其朔於日

訓為光者固非為字之誤者亦未是其朔於日

乎宋咸曰逝向也司馬光曰逝音素月迎日

其光明者向形弓驢矢不為有矣司馬光曰驢

同形弓驢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

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形弓驢矢之賜未可自謂

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

拜誓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德前世清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司馬光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

云視增清當作精字之誤也在下人臣所居言聽德於前世賢臣精視於己所居鑑莫近於月

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

侮曰侮人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夫見

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李軌

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司馬光曰彊曰難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

故彊世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

不及者跂而及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

其彊司馬光曰夷俟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文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

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司馬光曰人或性安

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

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宋咸曰周禮謂撒為正弓

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正之也人之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

禮制之也增張兮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

也李軌曰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

立也李軌曰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增幹

說文作榦別作幹榦非榦楨築牆所立兩木也書費誓峙乃楨榦孔安國傳題曰楨旁曰榦楨當

牆兩端者也。餘。○莊楊蕩而不法。宋咸曰：莊周在牆兩邊者也。楊朱之道放。

蕩而非法。墨晏儉而廢禮。宋咸曰：墨謂墨翟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

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韓險而

無化。吳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宋

曰：鄒衍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

地也。司馬光曰：次山陵川泉也。天地以育物。次

鳥獸草木也。司馬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第九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司馬光曰：中鼓謂鼓舞。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司馬光曰：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

情。增此篇揚子自右中和之解，不煩他求。吳祕註引中庸證之，未當。哲，知也。前漢于定國傳贊

哀繆，哲獄。註師古曰：知獄情也。譏先知。

先知其幾於神乎？李軌曰：幾，近也。神以知來，探

敢問先知曰不知。李軌曰：答以不知者，神知其

道者，其如視忽眇繇作眇。宋咸曰：忽，輕也。眇，細

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也。先甲

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李軌曰：甲者，一旬之始，已

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吳祕曰：夫先見者，察民未

易子註詩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

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李軌曰子帥以○或問為

政有幾吳祕曰詰曰思斂李軌曰斂厭○司或

問思斂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名伯

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吳祕曰周公且攝政

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

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

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

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司

馬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王

當作皇詩豳風破斧首章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此而二章為之證誤矣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斂矣夫吳祕曰齊桓公既伐楚

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斂之文揚

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

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

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

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

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

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鳴

之人討則不然也○司馬光曰內音納○

呼從政者審其思斂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斂馬司

光曰何

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

以致之

馬司

畝婦人桑之謂思

李軌曰為政如此人所思也○吳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

見思若汗人老

吳祕曰汗辱也

屈人孤

吳祕曰屈抑之

病者獨

吳祕曰無所養

死者連

吳祕曰連逃而不葬

田畝荒杼軸空

之謂斃

吳祕曰其所則見厭矣

○為政日新

或人敢

問日新日使之利其仁樂其義

宋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

樂則勤於進矣

增人敢

厲之以名引之以美

二字衍二其字指民身

使之陶陶然之謂日

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

○或問民所勤

李軌曰勤苦

新

司馬光曰陶陶

日民

有三勤日何哉所謂三勤日政善而吏惡一勤

也

司馬光曰

掣肘

也

司馬光曰不能

吏善而政惡二勤也

司馬光曰掣肘

不得行

政吏駢惡三勤也

李軌曰政君

其志

○禽獸

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

司馬光曰既切

穀人不足

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李軌曰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

竭力於晝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

○聖

人文質者也

司馬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

既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

若作梓材既勤樸

車服以彰之

車服等差

藻色

以明之

司馬光曰藻色謂文體

詩書以光之

李軌曰載其功

遵豆不

其德美

詩書以光之

李軌曰歌

其德美

詩書以光之

李軌曰載其功

遵豆不

其德美

詩書以光之

其德美

詩書以光之

李軌曰載其功

遵豆不

其德美

詩書以光之

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

聖人矣司馬光曰振鍾鼓之聲也振隱聲相近○

說文云振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

宏大聲也問道篇非雷非霆隱聒○或曰以

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

有之司馬光曰言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

仲尼之道是漆也李軌曰漆曰聖人之法未嘗

不關盛衰焉宋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昔者堯

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增大綱謂中也論語曰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是也宋氏以大綱為大道吳氏以為皇綱溫公

以為天下之切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吳秘

然可唐虞象刑惟明司馬光曰揚子以象刑為

刑法志文帝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有肉刑

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乃朕夏后肉辟三千

不膠者卓矣吳秘曰五刑堯親九族協和萬國

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

者卓矣李軌曰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

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

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
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吳祕曰予與與同春
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
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
百驢弓一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
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
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或曰
實予吳氏之說近是其意蓋讀與為許○或曰
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
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
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
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

在有吳祕曰各

○或苦亂曰綱紀

司馬光曰自天

下相承如身使臂使指

曰惡在於綱紀

司馬光曰惡曰大

作綱小作紀

司馬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

亂何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

正諸

李軌曰綱無綱紀目不

○或曰齊得夷吾

而霸仲尼曰小器

吳祕曰管仲

請問大器曰大

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

器吳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

能以禮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

司馬光

則績善工批則績惡言○或曰為政先殺後教

司馬光曰言當先使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

將先春而後秋乎李軌曰天道先春後秋以成

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雉也化其可以己矣哉

李軌曰感陽應節自然之化亦非強為之蓋順春

矣○吳秘曰聖人之教化之能行雉之晨雉虫之微

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

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雉虫之微

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

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註云

蠶曰玄駒○司馬光曰宋吳本己作成今從李

本蠶出蠶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天以陽氣

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冶百姓

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己哉

民可

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德則民歸厚故祗觀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刑則民生偽故祗觀

曰象似也言畫繡刻木以為

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

曰龍乎龍乎

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

也○司馬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不可

以文飾致治增曰示能致雨者之詞言能

雲雨者其惟龍乎再言之者見其真龍也

或問政核

司馬光曰核下革

曰真偽真偽則政得其實

核

吳秘曰真偽真偽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司馬

光曰真偽真偽當作真真偽偽古書多然如

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

○鼓舞萬物者其

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

李軌曰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

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風不再司馬光曰一再言其

乃能齊衆物三令五申○聖人樂天宋咸曰聖人知天陶

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吳祕曰

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入不成君子

○司馬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增

據溫公註今本當無樂天故不遁于世不離于

之天若作夫屬下讀則通羣司馬光曰遁離者是聖人乎

○司馬光曰遁離者是聖人乎司馬光曰長

與離力智切○雌之不才其卵增○或曰載使子草律李軌曰民之陶化猶泥之在

之不才其民野矣李軌曰民之陶化猶泥之在

野謂朴而無禮○或曰載使子草律李軌曰載設也草

則也增載曰吾不如弘恭宋咸曰弘恭與石顯

疑我字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辭以草奏曰吾不

如陳湯宋咸曰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

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曰何爲曰必也

律不犯奏不刻李軌曰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

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刻奏也○司馬光曰刻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宋咸曰和謂剛則甄柔

則坏李軌曰甄燥也坏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

則不成治○司馬光曰宋吳本坏作坏今從李

本甄居延切甄五計切坏鋪回切坏土疎慢不

易子去言卷之六

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李軌曰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

是以過中則惕李軌曰九三居下卦之過其則夕惕也不及中

則躍李軌曰九四居上卦其近於中乎司馬光曰以其

惕躍故近中○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李軌曰愈於潛亢

不及則未李軌曰不及過則昃李軌曰日昃則未盛明

也昏昧○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李軌曰公

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井田之

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宋咸曰示

均而無刑也者與衆棄之宋咸曰示公○法無

并兼均而無刑也者與衆棄之而無枉濫

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服侯服李軌曰法

制無限則興奢侈長替亂司馬光曰衆田庶人田皆音甸人亦多不足矣

李軌曰替亂既興民多匱竭○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

諸算乎李軌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

尤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法譬如無

財而運弄終無益於富也增二說皆通但覺未

的切爾無言布算必有其法苟不由其法則終

無得其數也按此章一篇要領揚子尤用意處

